



名家笔下的珠海

有一种气质叫珠海

□ 魏微

孤独也是好的,是人生的一部分,海子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失恋者面朝大海,转过身去终会是春暖花开;倘若是在晚上,月亮升起,眼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情景,失恋者别有一番宽慰吧?那种旷远且缱绻的思绪,本是爱情的题中义。

情侣路作为青春、爱情的意象,在我脑中盘桓多年,以致我开写小说《烟霞里》时,不自觉有一种冲动,想让女主的恋爱发生在珠海,虽然她是生活在广州。后来因为情节变动,她在广州谈了个男朋友,我还是不甘心,让小两口去了趟珠海,演了一出别致的爱情戏码。小说并没有明写情侣路,但女主一个人走在海边,我眼前浮现的就是情侣路,碧海蓝天,清静的街道;傍晚时分,天上有晚霞,映得海上色彩斑斓。小说《烟霞里》也得名于此。

珠海在外省名头很大,其独特魅力怕是不亚于广州、深圳,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它的安宁、干净,整个城市清爽清爽,所谓宜居城市。较之广深这样的巨无霸,它显得小而精致,它的繁华是一种低调的繁华,或者说它把繁华藏起来,不欺人,不压人,对外省人别有一股亲和力;只

有深入它的内部,于不经意间打量这城市的细节,才能体察那种属于殷实人家的富足,枝枝节节都很讲究,不是暴发户。毕竟繁华有可能是别人的,而舒适才是自己的。《红楼梦》里的繁华也是这个意思,像贾府这样的大户,王夫人的靠垫是“半旧”,这是只有内行人才能体察的细节。这个细节和珠海的城市气质相呼应,有异曲同工之妙。

外省人聊起珠三角,最心仪的城市便是珠海,似乎这城市跟他们是有关联的,事实上,不少人已经发生了关系,来这里买房定居。我前阵子回南京,跟老友们聊起广东,发现他们对珠海情有独钟,不约而同想来这里买房养老。长三角一带的人对珠三角有好奇心,像两个优等生在竞争,很谦逊的,总是看对方的长处,找自己的不足,光是暖冬这一样,对他们就有吸引力。可是,为什么是珠海?珠三角的城市都很富足,若说宜居,广深除了房价贵没别的毛病。岭南的好处,在于它的平民气息、公民思想,是全世界最不势利、最不排外的所在,有钱人少有炫富的,跟拖鞋去吃大排档的大有人在,这是广东人的质朴之处,很动人。

这个质朴,珠海也有。但珠海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除了干净,还有安宁,它不嚣张,不拼命。珠三角常给人一种错觉,此地是用来拼搏、奋斗、挣钱的,务实到令人紧张乏味,唯有珠海是个例外,逍遥逍遥,很自在,年轻人寄情于情侣路,年长者钟情它的安闲适意;此地也有拼搏奋斗者,太多的创业故事,想必委婉曲折、跌宕起伏,但总体而言,听来跟珠海不太搭,换了广深倒是挺合适。

这便是城市气质,很神秘的,在珠三角这样一个高速运转之地,珠海却是一个慢城市,至少给人一种慢的想象,它以自己的节奏行事,因其别致,所以独具魅力。

魏微 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一个人的微湖间》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居广州。

正方集团
ZHENG FANG GROUP
让城市更美好

每次去珠海,必经情侣路。我很疑心珠海的名望得益于这条路,就像陵园路之于南京,那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阳光透过梧桐叶,在地上撒下点点碎金。往深里走,便是中山陵了,这一带山河相倚,浓荫蔽日,所谓龙盘虎踞之地,确乎有大气象。

珠海的气质迥异于南京,空气咸咸湿湿,是海的味道。情侣路不知何以得名,却给人一种浪漫想象,似乎恋人都应该到这里走一趟才“必也正名乎”。本来也是,大海、沙滩乃爱情的经典场景,影视剧里不乏表现,所谓看海,热恋的人看出了博大、永恒,失恋的人看出了无常、忧伤,因此网上流传一个段子,非但热恋了要来珠海,便是失恋了,也需来情侣路走一走,尤其是落雨天,看天色迷蒙中,海中的灯塔和渔女像,而棕榈树静静的,叶子上蒙着水光……孤独感会油然而生。然而这



植物课(组诗)

□ 卢卫平

植物课

这是凤凰树
叶如凤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
凤凰树也叫金凤花、红花楹树、火树
喜土壤肥沃,高温多湿,不耐寒冷
在凤凰树旁边的是木棉
木棉又名红棉、英雄树、攀枝花
春天一树橙红,夏天绿叶成荫
喜阳光充足,不耐寒,忌积水
抗污染、抗风力强,萌芽力强
我照本宣科地讲完这些
我以为我就可以下课了
但越来越大的风不让我停止
风让我讲眼前摇曳的凤凰树
会不会成为疯狂的石榴树
在春天的朗诵会上
你记不清你朗诵过多少次疯狂的石榴树
那是渴饮阳光让人醉意浓浓的诗人
风让我讲橡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棵木棉还会不会想和橡树站在一起
布满天下的木棉
让你模仿着在粉红日记本上写满橡树
风让我的植物课讲成诗歌课
风让我将木棉科的木棉和豆科的凤凰树
在你眺望的目光和词语的隐喻中
变换成你希望的科目成为可能
我得等风停下来
讲讲凤凰树和木棉的药用价值
凤凰树木甘甜,味淡,平肝潜阳
治高血压,晕眩,心烦不宁
木棉花晒干可泡茶
清热除湿,健脾胃,通经络
多少年后,我们会在一只药罐里
听见凤凰树和木棉花
用沸腾治愈我们的余生

鱼

你的钓钩
是没有鱼饵的
但我还是咬着你的
钓钩回到岸上
我是一条长不大的鱼
为了等你的到来
我在惊恐中
侥幸的活到
春日的午后
当你在钓竿上
看见我美丽
而绝望的空中之舞
你想起了你已经
很久没去过的莲池

在你的莲池里
咬过钓钩的鱼
都能活过来
那是你的静心池
也是你的洗碗池
你放在池里的鱼
吞下你的墨水后
你就在千年宣纸上
用正楷抄写不变的心经

雪片

那个冬天的雪
不叫雪花,叫雪片
那个冬天的雪
不是一片一片的
下得那么大
只是下得及时
是在田地干裂的伤口
最深的时候下的
是在父亲盼望的雨
一滴也没有下的时候下的
那是一片一片的创可贴
让田地的伤口不再裸露
那是一片一片的止痛片
春天的燕子回来时
田地停止疼痛
那是一片一片的安眠药
瑞雪兆丰年
母亲为儿女们
来年不愁吃穿
睡一个安稳觉
我少不更事
只要一下雪
就是一片一片的兴奋剂
就不用翻山越岭
去老祠堂的教室
就知道老天
会让我家屋顶瓦片的雪
和别人家屋顶瓦片的雪
一样厚
一样白

卢卫平 当代诗人,出版《异乡的老鼠》《向下生长的枝条》《各就各位》《浊酒杯》《瓷上的火焰》等诗集十二部。三次入围全国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前十名,获中国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8年《诗刊》年度优秀诗人奖、2007年首届《星星》年度诗人奖、2018年首届《草堂》诗歌奖年度实力诗人奖、第四届中国“李杜诗歌奖”等。



从夏天到秋天

□ 安武林

夏天,窗外的石榴树绝对是一景。如果仅仅是石榴树,那就没什么惊喜和期待了。关键是石榴树上,比拇指还要粗壮的凌霄花攀援而上,花朵朵朵盛开,让人惊讶又充满疑问:“你那是什么树啊,那么多花?”

单单石榴树的话,没有人不认得。但石榴树开出的花朵不是石榴花,那就让人疑虑重重了。看来,人们喜欢明晰的事物,喜欢简单而不复杂的大自然。石榴树下,被高大的藿香、席地而坐的地雷花以及薄荷所笼罩。

在树和花草的笼罩之下,我藏着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鱼缸,是邻居大哥给我的。他让我做盛水的容器。社区绿化带的自来水管里,使用的是再生水。如遇干旱,或者供水系统有了故障,那么,数日缺水,我养的花花草草可就遭殃了。所以,我储备了大量的盛水容器,如塑料桶、铁皮桶,还有这鱼缸,我把它们储满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这鱼缸,让我担忧。我怕它所盛的水会发臭,也怕它变成蚊虫的乐园。夏天嘛,这不流动的水,几天便会发出难闻的气味,水里会出现密密麻麻蚊子的幼虫。它们像是在扭秧歌一样,快活地扭动着身体。好不恶心。

每一次,我在石榴树下,都会下意识深呼吸几下,闻闻水有没有发酸发臭。因为阴影重重,我看不清水的颜色,只有上面飘落的一两枚凌霄花,在水里晃悠。其实,是我的眼睛在动,脑袋在晃。不过,我总觉得那些水黄黄的。

我知道,薄荷、藿香这些植物有驱蚊虫之功效。但我不知道这算是科学,还是经验。在我看来,科学都是实验和实践出来的结果。在薄荷丛或者

说藿香丛中遭遇蚊子,我总怀疑它们的正确性。也许,它们是需要条件的,或者说是需要空间的。无论如何,我不喜欢科学遭到质疑,但我喜欢文学遭遇意外。

这一鱼缸水,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让我惴惴不安。从夏天,到秋天,除了北京的雨水丰沛之外,社区供绿化灌溉使用的水非常及时,所以,鱼缸里的水始终未使用,也未曾更换。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用塑料瓶子灌点水。哎哟,水清凉,清澈,好像是山泉水一样。闻闻水,不仅没有臭味,反而有一种淡淡的薄荷香味。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是空气中的薄荷气味?薄荷已经盛开了青紫色的花朵,它们像保护小弟一样,覆盖在鱼缸的上面。而在石榴树两尺以外的水桶里,水只要放三五天不用,那就成了蚊子最适宜产卵的基地了。但这鱼缸里的水,没有一只蚊子的幼虫。

我忍不住想说另一句话:“也许,薄荷还有改善水质的功效。”

从夏天到秋天,我一直隐忍着。毕竟,这是文学的观察,而不是科学的实践。终于,我憋不住了,向青紫色的薄荷花投去钦敬的一瞥。

安武林 山西夏县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出版过小说《泥巴男生》、散文集《黑豆里的母亲》、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诗集《月光下的蝴蝶》等三百余种作品集。获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张天翼童话金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斯里兰卡、英国、摩洛哥等地。



城市阳台(丙烯画)

席湖作品



走近“东方黑格尔”

□ 魏振强

到达贺麟故居旁的客栈,已是晚上十点,灯光迷离,我没留意客栈的名字,但一眼就看见它朦胧的模样,心中就生了欢喜——一幅独立的三层小楼,依着一座山,周边是密密匝匝、高低错落的树,把小楼护在怀中。这样的房子像极了个安静、优雅而又内敛的人。走近,又多了惊喜,它原来是端坐在山坡上的。顺着鹅卵石铺就的坡道缓缓而上,灯光碎银子一般落在碎石上,脚踏上去,不知是先踩着石头还是先踩着了灯光,但硬硬的鹅卵石总是可信赖,把脚交给它,就像把自己交给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客栈的楼梯是木质的,很厚实的木头,没有踩在木板上的那种空空的回声和吱吱啦啦的撕裂声。老板迎了出来,笑眯眯地招呼一声,拎着热水瓶在前面领路,我们跟着他,如同跟着乡下的一位亲戚。

房子并不大,但干净、整洁。站在窗子前往外看,山的轮廓模模糊糊,屋子里溢出的灯光泼在远处,树影憧憧,像是山的衣袂在飘动。有两只虫子唧唧有声,正在联袂二重奏,仔细听,是从草丛里发出来的。

忽然觉得山其实会动,草丛会发出声音,只是以往没有感觉到而

已。这样的一闪念,真是新鲜得很,让置身异乡的我,很快就安定下来。

躺在床上,虫子还在叫,音调平稳,不急不徐,和我平常听到的并无不同。想着二三十米之外就是贺先生的故居,心里又多了份欢喜。黄昏的时候,我们刚到四川省金堂县的五凤溪镇,就被镇上的朋友引过来,可见他们是多么为这位乡贤骄傲。故居坐落在高坡上。一根根翠竹分列石阶两边,枝叶交错,换成了一个绿色长廊;门楣并不大,到底是读书人家,没有达官贵人的奢华,却多了几分文气。走进贺家的大院,天色有些暗了,贺先生年轻和垂暮时的照片悬挂在墙上,我端详着,真有如瞻晨露、如睹晚霞的感觉,不觉有点儿恍惚——他年轻、年老的影子,我好像都在哪里见过?并没有啊。再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心中的读书人就该这个样子吧。这种似曾相识,让我的心里陡然多了些亲切、亲近。

躺在床上,脑中一直是贺先生年轻、年老时的模样。一百多年前,他在隔壁的老屋子里诞生,继而发蒙、长成少年,再翻过大山,去了成都,又去清华园,去德国、美国……大山深处的孩子看到了广阔的世

界,西方大哲深邃的思想更是对他的学术兴趣产生深远影响,他苦苦探索、独辟蹊径,终成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东方黑格尔”。贺先生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他的思想还在影响后人,那座老房子,我身边的山,还有草木,还留有他年少时的气息。今夜我能枕着他的气息,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翌日四点钟,我就醒了。窗外的虫子还在叫,声音还跟昨晚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那两只?如果是,那么它们是用鸣叫陪伴了我一夜。这么一想,差点笑出声来。

悄悄起床,泡一杯茶,走到走廊外的亭子间。天光暗淡,有雨滴不紧不慢地落,房顶上“笃”“笃”有声,竹林间窸窣窣窣。鸟儿细碎的叫鸣,裹着细雨,散落在树梢间、山林里。一只绿黄相间的鸟,蹲在近处的栏杆上,探头探脑,间或扭头啼叫一声,又赶紧闭着嘴,像是初次登台的小姑娘。一只黑猫从墙头那边越过来,先是在我面前踱着步,又猛然加速,高僧一般,通身于模糊的光影中。

慢慢地喝完一杯茶,天色亮了,起身,朝贺先生的故居看去,几十间房子围成一圈,房顶上黑瓦因为雨水的洗刷更黑更亮;院子上方露

出的天空,像极了徽派房屋中的天井。下了楼,独自朝故居走。雨后的深宅大院安静得多,大朵小朵的、红的黄的紫的花兀自开着,一条狗跟在我身后,像是陪伴者。我走到贺先生的半身塑像前,又一次默默地打量着他,先生面容慈祥,目光温煦,恰如邻家长辈。这么一想,便不再有贸然闯入的惴惴不安。

房屋迂回曲折,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慢慢地看,慢慢地转,浓浓的书香迎面扑来,心下便有些感慨:这样重读书、重礼仪的人家才是真正的大户人家啊!

我在转悠的时候,当地的朋友找了过来,他们将带我们去参观这座依山傍水的哲学小镇。走出贺先生故居,小雨还在飘,那条可爱的小白狗跑在前面,走几步,停一下,回头看着我们,似乎有话要说。

魏振强 作家,曾在《延河》《安徽文学》《阳光》《滇池》《杂文选刊》《小说选刊》《解放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茶烟的歌声》《村庄令》,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课本。